故乡的橄榄树

■梅 洁

1

很难说清为何我对橄榄树有别样的感情，它朦胧、悠远、高贵、神奇……不知它在何处却又觉真实地存在于我心中，触摸不到却又心心念念。

是因为年轻时听到三毛作词的那首歌《橄榄树》？兴许是的。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为什么流浪，流浪远方……为了梦中的橄榄树，流浪远方。”简单的歌词，忧伤的旋律，响彻大江南北。唱这首歌的齐豫和朱逢博，把天籁之声和橄榄树一起留在了我的梦中。

仅仅是梦中。生命的旅途中我从未见过橄榄树。

意识中定位歌声中的这种植物是在一次写作中。1991 年第 5 期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了我三万字的作品《橄榄色的世界》，我在这次写作中接触到了一个美妙的神话《创世纪》。这个神话描写的人间充满强暴、仇恨、妒嫉，陷入了深深的罪恶之中。为了惩戒，上帝耶和华要一举毁灭这个世界。他要用洪水淹没整个大地。但他发现亚当之子塞特的第九世孙挪亚是个义人，他让挪亚赶造一艘方舟，将其全家及有限的飞禽走兽昆虫留在方舟内。于是上帝灭世的洪水瀑布般倾泻了下来，整整持续了 40 个昼夜。150 天后，挪亚打开窗户，放出一只乌鸦和两只鸽子去打探洪水的情况。7 天后，有一只鸽子飞了回来，嘴里衔着一枝新鲜的橄榄枝叶。挪亚知道，洪水退了。一年后，挪亚和方舟里的活物走了出来，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自此，人类经历了漫长的从蛮荒到文明的沧桑进程，而橄榄叶和橄榄色作为和平安宁的象征，被沿袭了下来。

当年我写这篇作品时，中国警察的警服为橄榄色，民间青年也以橄榄色着装为时尚。那时我就想，当社会选择橄榄色为神圣的着装时，便赋予了那个美妙的神话以全新的意义。

可我仍然不知橄榄树在哪里。

再后来，我看到在京城的一些大超市里，有一种对健康极为有利的油脂食品橄榄油，产地大多来自地中海一带，比如意大利、西班牙、土耳其、以色列等。

对于这些跨洋过海的油脂食品，人们充满信任，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，更是倍加青睐。他们相信这来自遥远国度的橄榄油，能让他们的血管变年轻。

当我站在这些食品的货架前，我才真实地知道了世间真的有橄榄树，但它们在遥远的地中海，不可望也不可及！

2

2019 年金秋十月，在故乡十堰，我突然间得知，在鄂西北沿汉水之畔、丹江口库区有数万亩橄榄林。乍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惊诧不亚于在听“天方夜谭”。当故乡的朋友王金伟、秦波带我来到郧阳区杨溪铺镇，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橄榄林时，我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“这就是橄榄树？这就是梦中的橄榄树？它们不是都在地中海吗，什么时候来到了这里？”难以抑制的惊讶与兴奋让我在林中连连惊呼。

此刻，在橄榄林里等候我们的一位年轻女子，优雅地微笑着向我走来。镇长秦波即刻介绍：“她就是这片橄榄林的主人，湖北鑫橄源油橄榄科技公司的董事长朱瑾艳。她们在我们镇有 1700 亩橄榄林，在她们带领下，我们镇许多村都种植了橄榄树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。”

阳光下，那女子长发飘飘，裙裾翩跹，笑容可掬。女子走过来拉着我的手，我们一见如故，她开口便说：“我读过你的《橄榄色的世界》！”一句话，我便觉着眼前爱读书的女子睿智清灵。“我相信你早晚会回家乡来，看望这些橄榄树……”女子的这句话让我感动不已。

站在高高的山冈上，只见郁郁葱葱的橄榄林，沿山峦、沟涧、坪坡蔓延而去，我不禁在心底再次惊呼：梦中的橄榄树，你们何时来到了我的故乡？

转身望山下的汉水，碧波荡漾，美得让人惊心。站在枝叶伞蓬般茂密的橄榄树下，朱瑾艳告诉我，这里是环丹江口库区，被称为“东方地中海”。十堰的郧阳、郧西、丹江口市与世界油橄榄故乡地中海各国同处在北纬 32 度线区域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这片土地仅仅在十几年里拥有了 5 万亩油橄榄林，她自己的公司已在郧阳种植了 5000 余亩。

瑾艳指着眼前 1700 亩油橄榄种植基地说：“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，我们流转开垦种植橄榄树，既为人们提供高端的健康油品，又保护了生态，使一江清水永续北送，两个使命一肩可担。”说话间，她建议我们到另一块基地看看，她说那里的油橄榄正在挂果。

很快，我们来到了郧阳区柳陂镇卧龙岗村的山场里，680 亩橄榄树浓浓密密覆盖了一片山野。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，每棵树上都挂满了类似青枣的果实。一棵西班牙品种的树上，果实压弯了树枝。我们情不自禁地在树下留影、欢呼。此刻，太阳的光芒穿过橄榄树林，照耀在我们身上、脸上，分外灿烂。

3

“这是我姐夫方东。”朱瑾艳指着树下一个脸庞黝黑的中年男子，向我介绍。那男子憨厚、灿烂地笑着，不多说话。“是他十年里矢志不渝地在郧阳种植油橄榄，将引进的 32 个油橄榄品种，反复实验、研究，最终培育出五个适宜本地区种植的品种，才有了今天沿江、沿湖、沿库的几万亩橄榄林。没有他的种植成功，我也不可能从武汉来到郧阳，投资发展油橄榄产品……”

方东站在树下，我望着他迷一样的笑容，准备向他打探“地中海的橄榄树为何千万里跋涉来到我家乡”的谜底。

方东的故事很长，很艰辛，我这里只能简述。

2003 年春节期间，方东的母亲突发心脑血管疾病，住进了医院。医生紧急抢救治疗后，对方东说：“这种病，难以根治，让你母亲多吃橄榄油，直接喝，每天喝几毫升。”孝顺的方东照做，200 元一斤的橄榄油，方东照买不误。母亲也听医嘱，照喝不误。一年后，母亲康复。在十堰做水利工程的方东，此刻产生了一个想法：这么好的橄榄油，我们自己为何不种橄榄树？如果我们自己种，自己榨油，就不用吃千万里外产的橄榄油了。

梦想赋予方东激情，他跑省里、跑北京、跑中国林科院，到处咨询“十堰能不能种橄榄树”。一个重要的信息出现了——

中国林科院专家邓明全告诉方东，橄榄树在北纬 32 度的地中海国家种植历史长达 6000 年。橄榄油在西方被誉为“植物油皇后”“地中海甘露”，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，改善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。欧洲人全部吃橄榄油，那里的人很少得心脑血管疾病。上世纪 60 年代周总理访问阿尔巴尼亚时，阿方赠送了一万棵橄榄树。回国后，周总理亲自在云南昆明海口林场种下了一棵橄榄树。之后，一万棵橄榄树分配给中国北纬 32 度区域的湖北郧县(现在的十堰市郧阳区)、均县(现在的十堰丹江口市)、陕西城固、四川广元、甘肃陇南、云南等 12 个县(市)栽种，但由于缺乏管理，大部分地区都摧荒了。

1983 年至 1988 年，油橄榄作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援助湖北的项目，意大利专家驻鄂指导，在宜昌市和十堰市丹江口、郧阳区，武汉江夏区和九峰山省林科院基地等地试种。第二次种植，仍以失败而告终。现在，只剩下宜昌和十堰的部分橄榄树保留了下来，其他地方的橄榄树都冻死或荒废了。

2006 年，经过三年矢志不渝地奔跑、调查，方东探寻到郧阳区安阳镇王庄村居然有一片上世纪 60 年代种植的阿尔巴尼亚橄榄树，400 棵橄榄树已葳蕤成林，最大的直径达 20 厘米！方东惊喜不已：“这是周总理带给我们的树啊！这 400 棵树能活下来，就有可能种活 4 千棵、4 万棵！”

方东随即在安阳镇流转土地开始大面积种植油橄榄。他倾其家产、抵押房屋贷款，到全国各地种过油橄榄的地方调研；他反复从 30 多个品种中优选出适合丹江口库区种植的 5 个品种；他在柳陂卧龙岗，在安阳的王庄、宅沟，在杨溪铺的烽火山，在丹江口的均县镇、凉水河镇风风火火种了近万亩橄榄树；他把橄榄果运到甘肃请人榨油，然后提着油瓶到北京、到武汉请专家鉴定……

人们看到他不顾一切地奔跑，便说，为了橄榄树，方东疯了……

从 2006 年至 2011 年，五年过去，方东优选的 5 个品种在丹江口库区全部种植成功。

2019 年，当环丹江口库区橄榄树种植规模发展到 5 万亩；当库区 5000 户农民因种植橄榄树，每亩地增收 5 千至 7 千元；当鑫橄源公司收购库区农户 1500 余吨橄榄果、首批榨出近 200 吨中国自己产的优质橄榄油时，我们回眸再看方东——

他就站在橄榄树下，憨笑。太阳照着他黝黑的脸……

4

故乡的十月，秋阳朗照秋风轻灵。大尖山橄榄林基地办公室内，朱瑾艳动情地讲述着她的橄榄梦，一棵树、一滴油、一群人、一件事、一片情。她说一路走来她很感恩帮助她实现梦想的贵人。

她说到了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的专家何东平。

2015 年 4 月，何东平带着他的团队来到郧阳，他来考察丹江口库区的橄榄树究竟怎么样，因为方东曾提着油瓶到武汉请他品鉴过。在武汉做酒店业的朱瑾艳回乡帮助接待何教授团队。站在苍苍茫茫的汉水边，看着满山开花的橄榄树，何东平语重心长地对朱瑾艳说：“你回来投资吧！这个产业绝对是大健康产业，消费升级吃橄榄油在中国是大趋势，今年，我国进口了 4 万吨，以后，每年都可能翻倍增加，绝对是朝阳产业。这里是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，是亚洲天池，是油橄榄生长的绝佳之地，仙山秀水出好油。再说，种好橄榄树也是实现周总理的理想呀！”何东平的话震撼了这个工艺美术专业毕业、做过汽车和酒店业、又在大学学习 EMBA 的女子的心。

类似这样语重心长的话，朱瑾艳的同学、商界精英方黎先生也对她说过。而方东也在声声呼唤：“回来帮帮我吧，我只会种树，深加工、产品研发营销需要你呀！”

专家、友人的指引，方东的执著坚守，都深深打动着瑾艳的心。她到四川、甘肃、云南等地考察，随何东平教授到意大利学习。2015 年，她带着梦想归来了。

如今四年过去，鑫橄源公司采果 8 小时内鲜果必须开榨、由进口意大利全套冷榨设备生产的橄榄油，在国际油脂博览会荣获“健康油脂金奖”；与武汉轻工业大学研发团队合作，油橄榄精深加工的橄榄果汁油，橄榄护肤系列；橄榄精油、橄榄乳液、橄榄保健胶囊、橄榄茶饮料、橄榄盆景等等深受消费者青睐。

中国油橄榄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十堰召开，何东平来了。他说，这个会议之所以在这里召开，是因为十堰已经成为国内种植橄榄树的“新大陆”！再过五年，这里 5 万亩油橄榄全部进入挂果丰产期，将生产出高品质橄榄油 3000 余吨！产值将达到 8 个亿。那时，生态美将转化为经济美。丹江口库区有望打造成盛产橄榄油的“东方地中海”。

写到这里，手机响了，是瑾艳发来的短信，她说：“春节马上到来了，今年的新油早已压榨好了，愿姐姐归来故乡，品尝美味的故乡橄榄油吧！”

汉江薄雾 张军作

父亲忙年

■赵国章

最后一次品尝父亲亲自下厨烹饪的团年饭，是在 26 年前的春节。

我和妻子一路背车劳顿，赶回乡下老家已是除夕的前一天晚上。吃过晚饭，年近古稀的父亲边吸烟，边和我们聊家常。等母亲洗刷收拾完毕，父亲便挽起袖子开始忙碌。他先将卤好的猪肉分别切成条子、方肉等，再适量拌上妙好的火面，把一大摞碗在案板上依次摆开，分别在碗里放入泡好的糯米、黄豆、梅干菜，以及比指头粗的红薯条、藕条。然后，分咸、甜、五香口味，整齐地装满所需肉块，再浇上熬好的土鸡高汤。最后连同风干的糯米、肉馅香肠装进竹笼上锅。父亲坐到灶前，拿起火钳倒腾倒腾。他说：“蒸肉，首先得大火猛攻，上蒸汽后，继续蒸三袋烟功夫，再改用文火慢蒸至少俩小时。这样才熟透、入味、好吃。”

接下来，父亲把提前剁好的排骨、羊腿用温水洗净，装进钢精锅烧开，置于煤炉上慢炖。忙完这些之后，母亲帮忙将早已备好的鸡块、丸子、藕夹、麻叶、狮子头依次下锅油炸。父亲一手拿筷子，一手拿漏勺，专注地盯着锅里，翻、捞、控、倒。每隔一会儿，他都要掀开灶门看看火势，自言自语：“炸东西，火候既不能大，也不能小，得悠悠的。”每起锅一样东西，父亲就会喊我们尝上两块，问：“咋样，够不够味？”

我和妻子实在过意不去，提出能不能帮点什么忙，父亲说：“这事还是我在行，有你妈打下手就够了，你们该看电视看电视，磕睡了就先去睡。”父亲的脾气古怪，说一不二，于是我们不再勉强。等他忙完这些活，整个村庄早已万籁俱寂。

腊月的清晨寒风刺骨，一阵阵鸡鸣狗吠打破了乡村的静谧。还在睡梦中的我被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惊醒。当我磨磨蹭蹭起床，洗漱完毕，热腾腾香喷喷的早饭已端上桌。父亲催促我们：“快吃，等着用锅呢！”吃完早饭，父亲把贴对联的任务交给我，然后挽起衣袖，把前一天晚上蒸好的各种“合碗”重新装进笼屉热上，再把全部要加工的热菜、凉菜等切好，按主、副、荤、素，煎、焖、炒、煸、拌搭配就绪，然后才坐下来按一锅早烟，吧嗒吧嗒吸上两口。过一会儿，他磕掉烟灰，起身到柴房，抱一些提前劈好晾干的上等硬柴准备炒菜。放油、入锅、加盐、调料，翻炒、起锅，父亲有条不紊娴熟到位。

父亲忙碌一上午，美味佳肴摆满桌。十二点整，一阵阵鞭炮声接连响起，父亲招呼母亲、妻子和我围桌而坐。我们吃着父亲精心准备的美味，幸福极了。

如今，父亲已去世多年。每每想起他做的蒸肉，我总是后悔没有传承他的手艺。每逢年关，父亲忙年的身影便会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。我知道，他忙的是心情、逸致，忙的是严慈、厚爱。

山里的冬

■卢永生

我的家乡房县大山里，家门口的菊花还在零星开放，柿子树上挂满了灯笼似的柿子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毛衣早已抵挡不住外面的寒流了，孩子们都换上厚厚的棉袄。山高风大，吹乱了山里汉子的头发、衣襟。汉子刚点燃的一支烟迅速缩短。

这个季节的大山是宁静的，如同沉在溪水里的一块鹅卵石。晚上，西北风吹着吓人的口哨扑打得窗户哐哐直响。这时候，主人就不由地盘点起一年的收获：坛子里满满的泡酸菜、瓮里园里冒尖的五谷杂粮、土窖里的洋芋、柜顶上的红薯和老南瓜、圈里肥肥的猪羊。自食其力，苦中有乐。

冬天的村庄是坦然自若的，散发着植物及泥土混杂的味道。一到冬天，我就会想起小时候用的火炉。我的小学与初中是在老家农村读的。冬天教室很冷，每个教室都会放一个火炉。一下课，大家一拥而上，围在火炉四周取暖。

冬天的山敞开胸怀，没有丝毫伪饰，能让人忘却所有喧嚣的欲望。就如眼前这座小山村，它静静地躺在山的怀里，让人不禁屏住呼吸不忍打扰它的静谧。

山里的冬天有一种刺骨的冷，但我常常感受到温暖的存在。山里人的热心、厚道，一点点驱走我心里的严寒。如果你有机会进山做客，家家户户都会敞开两扇门——屋之门和心之门，真诚而热情地欢迎你。最隆重的要算虽不豪华却也丰盛的农家宴席。主妇麻利而干练地把饭菜端上高椅长凳围拢的四方桌，供你享用。请辞间，男主人早已挽袖扫腕，将肥肥厚厚的大肉热情地夹进你的碗里，如果你不受，主人还会强力将肉和你碗中的饭拌匀，让你非吃不可。如果你会喝酒，不论酒量大小，主人一定会用自家酿制的苞谷酒陪你喝个天昏地暗。山里人生活困苦，但他们坚守热情、善良、诚信。他们的品德就像山里的雪一样，晶莹纯净，没有一点点杂质。他们默默生长在山野贫瘠的土地上，日出而做，日落而息，平淡地走过一生的旅程。

家乡不经意间就融入了现代元素，以开放的姿态接纳新生事物。家乡逶迤连绵的群山书写着雄浑的篇章，生机勃勃的土地铺展着华丽的图案。青山红土地，碧水清幽谷，如画的风景比比皆是。家乡已成为养生的福地；山里的空气富含氧离子，明净清澈的山泉透着甘甜。惬意的是上了年纪的老人，他们都喜欢安静。出门带一个自制的烟斗，找个温暖的角落，一边晒太阳，一边“叭哒、叭哒”地抽着旱烟闲聊。直到孙子们端一大碗饭过来，吃完饭继续和同伴们下棋、聊天，消磨时光。一直等到太阳快落山才会夹起饭碗哼着小调悠然回家。

山里人冬天的生活很有乐趣，人们习惯把猪肉分割数等份，拿到室外蘸上水摆放在案板上，然后，再往蘸水的猪肉上扬一层干净的雪。雪粘在肉上，再蘸水，在寒冷的冬天猪肉的外表很快结上薄薄的一层冰，人们俗称“挂蜡”。在大自然赐予的便利条件下，人们把“挂蜡”的猪肉存放在室外仓房里，放入大缸内或木箱里用干净的雪埋上，为了防止透风，上面喷上水结成薄冰，用时取出来，猪肉同新鲜猪肉一样。

农村人最懂得满足，善于从平淡的生活中体味幸福和快乐。

庚子新年春联

■王学范

怡心要读唐诗汉赋
养眼须看绿水青山

南北东西，处处青山绿水
秋冬春夏，时时谢雨和风

网撒汉江，网来大美网来福
莺歌太岳，歌亮小康歌亮春

鼠年联贴染双红，双红贺岁
农户窗花开五福，五福临门

忆昔日，荒山野岭、疾垣断壁愁眉汉
看今朝，丽景新村、玉宇琼楼笑脸人

情倾棉垄稻田，喜看棉垄银坡、稻翻金浪
心系猪栏牛舍，唯望猪肥似象、牛壮如山

红梅怒放时节，岂能无雪
寒冬腊月里，漫天飞舞的雪花
是冬天圣洁的外衣
故乡的山，银装素裹
故乡的水，冰清玉洁
可我已遥离故乡的老村庄多少年
这座有温度的城很少积雪
天河一直作证
牛郎和织女的孩子
仍然喜欢堆雪人打雪仗，像我
此刻，我在等待
飘洒在唐诗里的
飘洒在我童年里的
一场大雪

致一场雪

■李秀峰

忽知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
故乡的雪晨从声声鸡鸣中醒来
屋顶炊烟袅袅，门前各自扫雪
故乡的雪夜最宁静
偶尔几声犬吠，又像是在报喜
因为我也曾是风雪夜归人
故乡的火塘与吊罐最会讲故事
故乡的年味总是来得迫不及待
来得如烈酒般浓烈

真想再吃一顿故乡的团年饭
萝卜白菜豆芽豆腐
花生米土鸡蛋老酸菜
年猪很大，要肥有肥，有瘦有瘦

莲藕排骨汤，粉丝丸子汤
总是让我放不下筷子

我这个自小沉默寡言的人
如今一回到故乡
也爱上了猜拳拼酒
我跟父亲给乡里乡亲写春联的故事
我总想找个下雪的夜晚讲给儿子听
老父亲如他的毛笔字堂堂正正
我的名字里总提立着故乡的山
我的血液里总流淌有故乡的水
时至寒冬，我想等来一场瑞雪
去迎接我第四个本命年的春暖花开
去迎接一场带着汗味的五谷丰登